

胡雪岩

下

长篇历史小说

钟源 瀛泳 著

珠海出版社

我是天从人愿，赌博一生，看似风光无尽，实则如履薄冰。

第3版 第12印次

本小说已改编为23集电视连续剧

胡雪岩

长篇历史小说

左宗棠说：你是生逢其时，财色双收，
官居二品，商界知名。

胡雪岩说：我是天从人愿，赌博一生，
看似风光无尽，实则如履薄冰。

下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雪岩/钟源, 瀛泳著. —3 版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8. 11

ISBN 978 - 7 - 80607 - 219 - 6

I. 胡… II. ①钟…②瀛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8971 号

胡雪岩 (上、下册)

©钟源 瀛泳 著

责任编辑: 潘自强 帅 云

装帧设计: 郭 炜 冯建华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 - 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 zhcs. net

E - mail: zhcs@zhcs. 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0.75 字数: 700 千字

版 次: 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5 月第 2 版

2008 年 11 月第 3 版

2009 年 3 月第 12 次印刷

印 数: 62001 ~ 65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607 - 219 - 6

定 价: 58.0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第十一章

重利狂盘

上海租界的宴会大厅里，依然烛光通明。人们已经不再喝酒、用餐，大都在当中的舞池里跳着舞。

胡宝玉正和葛德立翩翩而舞。胡宝玉满面甜甜的微笑，眼中脉脉含情，总是看着葛德立。葛德立的目光常常借着旋转，射向一旁巨幅风景油画下面的壁炉炉门前。

壁炉前并排的两把藤椅上，坐着胡雪岩、冯·鲁克。二人身后站着冯·鲁克的“长发”翻译。胡雪岩和冯·鲁克都跷着二郎腿，不时把头挨近一些，亲切交谈……

胡宝玉略仰视着越来越心神不安的葛德立，嘴角挑着得意的微笑。她相信，这位葛德立大班快要忍不住了。

一名高个儿、蓝眼睛的青年男侍者手托装满酒杯的托盘，经过壁炉前。冯·鲁克向他打了个响指，说了句英语。他赶紧走了过来。

冯·鲁克和胡雪岩都从盘中端起一杯白葡萄酒，相互碰杯。

葛德立忽然停住了舞步，从西装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十分精美的女坤表，抓起胡宝玉白皙纤然的手腕，一边给她戴上，一边小声说：“这是瑞士产的最新款式，劳力士！”

胡宝玉心里明白，还是笑着问：“怎么，有事要我帮忙？”

“亲爱的，您愿意吗？”

“首先该说声谢谢才对，说吧？”胡宝玉说着“咯咯”笑了起来。



葛德立没有笑，把嘴凑近她的耳朵：“我要立即与胡雪岩先生单独会谈！”

胡宝玉抿嘴一笑，笑得更迷人，也把嘴贴在他的耳边，先亲了一下，而后才说：“而且还是秘密的？对吧？”

葛德立亲一口她的额头，用英语说：“Yes, if not, I shall lose my thing.”

胡宝玉也用英语笑嘻嘻说：“You can be assured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!”

唐廷枢急匆匆来到丁日昌的官邸。

丁日昌的年轻贴身侍从潘五打着灯笼把他引到书房。

丁日昌已经躺在了床上，见他进来才坐起身，身着睡衣，问：“什么事，这么惊慌失措的样子？”

唐廷枢说：“胡雪岩正在租界设鸡尾酒会，由胡宝玉出面，将各国领事都请了去！显然是为了借款的事。”

丁日昌大惊，一把撩开了被子，接着大怒，用力拍了一下床：“好你个胡雪岩！就算水大也不能漫过桥去呀！娘希匹的，我看看没有江苏巡抚衙门出面，你小子怎么收场！”

唐廷枢看看他，轻轻摇摇头。

丁日昌接着一挥手吼道：“唐买办！你去，去酒会上给他搅翻个个儿！”

唐廷枢苦着脸说：“这……怕是不合适吧？人家没请我，我怎么……有脸去呀！”

“没请就不能去呀？租界又不是被他胡雪岩包下了！”

“汇丰银行大班葛德立已去了，还有我的份儿啊？我、我只是个买办而已。”

“你不我去！”丁日昌说着下了地，“我看谁敢拦我这个现官、现管！来人啊……”

“大人！”唐廷枢忙半推半扶着使他坐回床上，并向刚过来的潘五摆摆手，让他出去，而后扭过脸，低声说，“大人身为一省巡抚，不请自到，岂不有失身份！再说，您就是去了，也只能祝其成功。否则，传到左宗棠左大人耳朵里，一本奏到朝廷，让太后怪罪到您的身上，那还不跟捻死个……”他忙又把“臭虫”两个字咽了下去。

丁日昌顿时像遭到了一通特大雹子打的白菜，险些马上就瘫在床上。

唐廷枢说：“大人，还是咽下这口气吧。顺其自然……”

丁日昌像垂危者被注射了强心剂似的，忽然有了精神，说：“还有个办法！这么大的一笔生意，汇丰银行的大班也不敢擅自决定！你马上给英国公使馆打个电报，请威妥玛电告各大股东，让他们在董事会上把这笔借贷否掉！”

唐廷枢摇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没用。胡雪岩之所以动用胡宝玉这个女人，正是在利用她的方便条件。可以肯定，人家早已把这次酒会的用意嚷嚷出去了！”



汇丰银行大班葛德立，一定是带着争到手的权力去的。”

丁日昌迟疑着问：“能吗？”

唐廷枢说：“大人想啊！这么大的一笔款子，又是朝廷借的，谁不想借此机会捉住能牵制朝廷的把柄！我已探听出来，各国领事都去了。这还不说明问题？”

这下子丁日昌可傻眼了。

唐廷枢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咱只能密切注视事态，及时上报给李鸿章李大人。”

“胡宝玉！你这个万人日的臭婊子，竟去帮着他胡雪岩！”丁日昌咬牙切齿骂着，想到自己那天去胡雪岩的阜康钱庄，说什么“上海三胡”，猛地扬起手掌一拍自己的额头，自责道，“哎哟——我这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把人家正急等着的送到嘴边儿上去了吗？我真傻透了！”

唐廷枢苦笑一下，劝道：“后那份儿悔干啥？”

丁日昌忽地站起身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怕猫抓我还怕鼠咬？就凭她胡宝玉是小刀会的毛崽子，我让她抹脖子她就不敢上吊！”

唐廷枢忙说：“大人还是不要因小失大，何必跟她一个女人一般见识。何况女人到了她这个地步，就不再只是个女人了。”

“不是女人是什么？我还怕了她不成！不收拾收拾她，我今夜合不上眼！”丁日昌说着，又喊道，“来人！”

唐廷枢无可奈何地看着他。

“大人！有何吩咐？”潘五走进来，低着头问。他个子不高，看上去十分壮实，也就二十六七岁，可惜长了一双三角眼，不然可谓美男子。

丁日昌说：“你马上到租界去一趟！”

一名洋人男侍从打开租界单间悬谈室的门。

葛德立低着头跟随扬眉吐气的胡雪岩走了进去。

胡雪岩一指沙发，落落大方地说：“葛德立先生，请坐！”

葛德立躬了躬腰：“胡雪岩先生请！”

二人一同落座。

洋侍从给端来了茶水，出屋后关上了门。

胡雪岩面带微笑，看着对面的葛德立。

葛德立抿一下嘴、抬起头，和胡雪岩对视着，说：“我们大英帝国的汇丰银行，是在贵国首家开户的国际银行！无论从实力或者从信誉上看，都该是胡先生最好的合作伙伴！”

胡雪岩已经稳操胜券，但仍不放过对方，说：“本人也确实曾经这么想过，并且在半个多月以前，就曾派我的太太去见过了贵银行支持的怡和洋行，请唐廷枢先生过话就此说明。可唐买办说，贵银行对此并无兴趣。所以，我才不得不另



选……”

葛德立打断了他的话，故意面露笑容：“看来，是唐买办误事了！他并没有和我详细说明此事啊！”

胡雪岩装出很吃惊的样子，说：“哦！是这样？”

葛德立连连点着头：“是的是的！我国公使威妥玛阁下，早已要求我们，要对贵国国家需要的借贷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！我作为汇丰银行的大班，如果不是不喜欢这个位子，就决不会不尊重和执行公使先生的意见。”

胡雪岩笑着问：“大班先生是否真的不喜欢这个位子了？”

葛德立晃着脑袋接连道出三个“NO”，而后还用汉语说：“恰恰相反！”

胡雪岩点着头：“这样太好了！”

葛德立高兴地问：“这么说，胡先生已经谅解了由于唐廷枢唐买办的不称职而产生的误会？”

胡雪岩却没有正面回答，只冲他微微一笑，开始进入自己计划的关键步骤，岔开了话题，说：“我对贵国的洋行、银行以及一些工矿等行业的情况，一直并不清楚，也没有机会请教。葛德立先生，您作为汇丰银行的大班，请问，这个银行的主人可就是您？”

葛德立闹不明白胡雪岩怎么忽然问起了这个，只好回答：“不！我并不是汇丰银行的主人。”

“可您又确实执掌着汇丰银行的大权！”

“我们英国实行股份制和董事会制，便是由众多的人出资，组成董事会，推举出负责经办具体事务的经理或大班。我只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之一，不过履行大班的责任而已。”

胡雪岩仰着脸说：“我看你们实行的这一套并不如我们！就说我吧，已在上海、杭州、福州、南昌、广州、宁波、北京等数省建了钱庄，最近又想到兰州去建；还有全国各地二十多家当铺，以及万顷良田、茶、丝等各业，全是我胡雪岩的！一切全由我个人做主。我们中国有句话，叫‘家有万贯，主事一人’。人都是自私的。不是自己的事，谁会真正上心？就是亲儿子也不行！”

葛德立附和道：“胡先生的话不无道理。”

胡雪岩看着他，又问：“大班先生，像您这么辛苦，远离祖国，离妻别子，对汇丰银行尽心竭力，工钱一定很丰厚吧？”

葛德立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一般。”

“您是股东，能当大班，想必占有大量的股票！”

“不！并不太多。真若占有大量股票，就当董事了，哪能远涉重洋，来这儿操心费力？”

胡雪岩暗暗高兴，脸上做出好像明白了一些的样子，点点头，却又话题一转谈起了女人：“虽然您的妻子没有来中国，可中国的女人还是很多的！比如胡宝



玉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葛德立大笑了几声，说，“胡宝玉的床上功夫可以说不但在中国、就是在全世界也属一流的！我想，胡老板对此也不能持有异议吧。”说完又笑，笑得显然很勉强，看着胡雪岩的眼睛还在闪着惑然、探索的光。

胡雪岩突然把话题又转了回来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，问：“看来大班先生是很愿意与我合作？”

葛德立的神情也变得十分郑重，说：“当然！我可以肯定，我们的这次合作，将是非常愉快的！”

我可不想只和你合作这一次。我要你由此开始，不再理会什么丁日昌、唐廷枢之流，永远成为我的金融后盾！胡雪岩在心里说，仍不动声色：“这要看利率多少了！”

有成功的希望！葛德立暗暗高兴，说：“对胡老板和中国，我们当然会优惠！”

“怎么个优惠法呢？”

“以签约当日伦敦金融市场拆息加百分之五计算！”

胡雪岩一摆手：“百分之五肯定不行！”

葛德立犹豫一下：“那……百分之四！”

胡雪岩决然说：“百分之一！请不必为此再费口舌。”

葛德立盯着他，想了想，冷冷地问：“您的意思，利率高于四厘，就没有可谈的余地了？”

胡雪岩与他对视着，虽然降低了声音，语调仍抑扬顿挫地说：“你我之间的成交利率，只能是四厘！但是，如果您能保证我绝对保守秘密，我将向朝廷上报为一分三！中间这九厘，你我各得一半。你看如何？”

葛德立的两只小蓝眼睛瞪圆了，目光里和面部表情上闪现出内心的剧烈变化：惊愕、疑惑、佩服、欣然。

胡雪岩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

葛德立两腮的咬肌鼓了一下，说：“一言为定！请问胡先生，借多少？”

胡雪岩放下茶杯，说：“我用多少，你就借我多少！”

葛德立说：“但总额不能超过你用来抵押的资产的六成！”

“那是自然。请带回去核查！这是我的抵押资产清单，随你去评估！”胡雪岩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蓝缎子包，打开。

葛德立见是一本线装的账簿，笑着接了过来，却没有看，而是仍然看着胡雪岩，眼里眨着狡黠的光，问：“你胡先生就不怕朝廷怪罪你借息太高了吗？”

胡雪岩无所谓地说：“这叫‘重赏之下才有勇夫’！”

葛德立一怔：“勇夫？是指您还是指我？”

胡雪岩笑笑，感叹道：“你我都是高人！所不同的，你只是为了利，而我除



了利之外，还有作为抵押资产的风险补偿。要知道，朝廷是用这笔钱保住国土的！国土之重要，非金钱所能比！”

葛德立明白了，十分佩服地说：“厉害！厉害！这就是中国商人的经商之道吧？厉害！”

“英国商人也不含糊！惦记着新疆的除了沙俄，也有你们英国。可在金钱面前，你我都没把祖宗当自己的！”

二人一同大笑了起来……

宴会大厅里，许多人还在当中的舞池跳着舞。

胡宝玉和梦瑾相对着坐在一个方桌的两侧。胡宝玉看着梦瑾的一身男装，很感兴趣。

梦瑾注意到了胡宝玉在打量自己，有些不安，把身子转向舞池，凝眸看着跳舞的各国客人。

“梦瑾小姐，你还不会跳舞吧？”胡宝玉忽然问。

“嗯。”梦瑾没有回头看她。

“想学吗？”

“我？”梦瑾倏地扭过脸，看看胡宝玉，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

“胡先生把你打扮成这个模样，随身带到这里，连太太都留在了家里。可见用心良苦。梦瑾，你该记着那句老话：‘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’”胡宝玉说着，站起身，走到梦瑾跟前，“来，我教你跳舞。”

梦瑾不知所措地被她拉起、迟疑着：“先生，我……怕是学不会的！”

胡宝玉不无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晓得，我喜欢别人叫我‘先生’？”

“是老爷说过的。”

“那我更得把你引进这花天酒地，以不负你老爷对你的栽培！”胡宝玉说着，把她拉进舞池。

梦瑾的心激跳着，内心极为兴奋。

胡宝玉笑着说：“来！我这着女装的‘先生’走男步，你这着男装的小姐走女步。抬起手……”

梦瑾认真地按着她的指点动作着……

胡雪岩和葛德立出了悬谈室，走向大厅。胡雪岩驻足看着舞池里的人，目光寻找着胡宝玉。

“乖乖！”胡雪岩看到了在胡宝玉的携持下能翩然起舞的梦瑾，大吃一惊，轻呼了一声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胡宝玉和梦瑾的优美舞姿——更特别的还是这一“男”一“女”，“女”跳男步、“男”跳女步，渐渐吸引了所有目光，都停住了舞步。



一名侍从带领潘五走了进来。

潘五走近胡宝玉，双手递上一封信，并且叫了一声：“胡先生！丁大人给您的书信。”

胡宝玉松开了梦瑾，沉着脸接过信，打开……

她匆匆看完信，脸色更冷，快步走向胡雪岩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胡雪岩迎了上去，小声问。

“丁日昌要我马上出趟牌局！”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地点由我包办。还说牌手三缺一，让我代找一位有钱的高手！你看……”

站立一旁的葛德立问：“丁大人是朋友？”

胡雪岩苦笑一下，说：“不！应该说是一块绊脚石更恰当。他这是想给宝玉姑娘点儿颜色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葛德立一仰脸大笑起来，而后说，“在大上海，你们‘二胡’有任何难处，请相信我们这些外国朋友，都不会袖手旁观的！”

“谢谢！”胡雪岩对他笑着说，“这点儿事，对我们还构不成麻烦。宝玉！”他又把脸转向胡宝玉，迈近两步，在她耳边小声说了两句……

胡宝玉看着他，小声问：“她能行？”

胡雪岩笑笑，说：“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！”

胡宝玉走向潘五，抬腕看看不久前葛德立给戴上的坤表，说：“回去告诉丁大人，就说牌局设在阜康钱庄后楼客厅。一小时后，我和另一位牌场高手在那儿恭候！”

“喳！”潘五应着，瞥了胡雪岩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二

潘五为丁日昌撩开轿帘。

身着官服的丁日昌下了轿，看着左宗棠手书的“上海阜康钱庄”几个字，暗骂了一声：左宗棠、胡雪岩，你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很远了！

唐廷枢下了后面的另一个轿子。

潘五上前刚要敲门，门开了。

谭则云快步走了出来，向丁日昌施礼：“小的阜康钱庄掌柜谭则云迎接大人！丁大人请进。”

丁日昌不见胡雪岩来接，心里更加气愤，但也不好问，只好迈步入内。

谭则云又向唐廷枢一抱拳：“唐大买办，请！”



唐廷枢也向他拱拱手，跟在丁日昌身后。他的身后是潘五。

谭则云关上门，急步走到最前面，给带着路。

“请！”谭则云推开后楼客厅的门，躬身对丁日昌说。

丁日昌进屋，只见坐在牌桌旁的胡宝玉、玉慧站起身，向前迎了两步，施了个蹲安礼：“见过丁大人！”

丁日昌沉着脸，走过去坐在了牌桌旁。

唐廷枢坐在他的身边，潘五立在他身后。

谭则云和妻子阿莲端着果品盘和茶杯走进来，放在牌桌上。

丁日昌还不见胡雪岩来，气得“呼呼”直喘粗气，也斜着眼对胡宝玉，拖着长声问：“怎么，是宝玉姑娘的面子不够吧？那位高手竟比我还姗姗来迟，至今也未露面！”

“就到、就到。请丁大人稍候！您喝茶，喝茶！”谭则云赶忙回话……

胡雪岩坐在卧室里的藤椅上，看着刚梳妆打扮好的梦瑾，脑海里浮现出芮瑾，不由暗说：你真太像芮瑾了！只是气质和她不同，却更迷人。

阿宝进来，两手捧着一个精美的朱漆小木箱。

胡雪岩吩咐：“去吧，梦瑾，这回可就看你的了！”

梦瑾看他一眼，有些不安地说：“那是巡抚大人！我……”

胡雪岩一笑，低声说：“什么巡抚大人？你在心里要拿他当混账王八蛋！”

梦瑾吓一大跳，忙向屋门看了看。

胡雪岩一指阿宝怀里的木箱，严肃地说：“梦瑾，你要不使这里面空着，而且让它落在胡宝玉手里，还得叫丁日昌输得出不了屋，就是大失我望！”

“我……会尽力的。”梦瑾信心不足地说。

在和胡雪岩卧室斜对过儿一个卧室里。毕四姐正侧身躺在床上流着泪。

不久前，玉慧过来叫她，让她去伺候刚到的胡宝玉。她没有去，近些年第一次顶撞了玉慧。

中午，她做了一锅夹生饭。

胡雪岩在吃饭时厉声指责了她。

当时，她没有还嘴，可没吃一口饭。

我该离开这里！对——她在思索着……

客厅里，阿莲把剥好的蜜橘递上去，笑吟吟地说：“丁大人，请吃水果！”

丁日昌烦躁地一摆手：“去去去！这是我请宝玉姑娘出的牌局，你们瞎搅和什么呀？”

阿莲的脸“刷”的通红，把蜜橘送给胡宝玉。

玉慧斜了胡宝玉一眼，目光落在阿莲的脸上，用力咬一下牙。



丁日昌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玉慧，忽然笑着说：“要不，由玉慧姑娘先垫几把？”

谭则云忙说：“我们二太太她不会！”

丁日昌倏地站起身，愤愤地说：“怎么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门“吱——”地开了。走进来花枝招展的梦瑾和手捧小红木箱的阿宝。

丁日昌盯着冷艳袭人的梦瑾，问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胡宝玉笑着说：“是我给二位找的高手啊！”

梦瑾给丁日昌施了一礼：“小女梦瑾拜见丁大人！”

丁日昌一指身边的座位：“小姐请坐！”

梦瑾低着头，拘谨地坐下了。

丁日昌扭着脸看她，蓦地面露愠色。

阿宝把小木箱放在梦瑾身后的凳子上，转身欲走。

丁日昌忽然叫了声：“站住！”

阿宝回身看着他，问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

丁日昌目露凶光，说：“这儿不是胡宝玉姑娘的花馆吧？怎么本抚台大人已到此多时，还不见你家主人出来拜见？难道把我当成擅入民宅偷鸡摸狗的人了不成？”

阿宝也瞪圆了两眼，冷冷地说：“请大人说话干净一些！我家东家因事暂且未归，特意吩咐全家款待大人，请问错了吗？”

“大胆！怎么和抚台大人说话呢？”丁日昌身后的潘五怒冲冲说着，扑上去一把抓住阿宝的衣领。

“松手！”阿宝撇着嘴鄙视着潘五，威严地命令道。

“不松你又能怎么样……”

潘五的话音未落，阿宝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在了他的抓着自己衣领的手腕上。

潘五张开大嘴，咬紧了牙关，强忍着没发出叫喊声，但额头马上浸出了汗珠，赶紧松开了手。

阿宝转个身，扬长而去。

丁日昌吃惊地看着阿宝的背影。

胡宝玉把桌当心的雀牌推倒了洗着，说：“丁大人，梦瑾姑娘到了，就开局吧！”

唐廷枢也伸手洗牌，问：“起多大的局呀？”

丁日昌扭过脸，用淫荡的目光看看梦瑾，轻蔑地说：“这当然要听这位高手的喽！”

梦瑾看看胡宝玉：“还是胡先生说吧！”

胡宝玉微笑着瞋了她一眼：“既然是丁大人叫你起局，还推什么，敢不从命！”



没胆量可别往这儿坐呀!”

梦瑾用力抿了一下嘴，打开那个小木箱，取出一锭头号金元宝，放在了桌上。

丁日昌和唐廷枢顿时吓呆了：我的天！下这么大的赌注？

胡宝玉认出这是上次胡雪岩去宝玉堂时带去过的，心忽地一沉：这是什么意思？目光也盯住梦瑾：你的牌若真像胡雪岩说的那样好……

玉慧走了出去。

胡雪岩在卧室里拨动着象牙小算盘，脸上溢出笑容。

忽然，毕四姐推门而入，叫了声：“东家！”

胡雪岩抬起头盯着她，顿时皱紧了眉头。

不久前，他带着胡宝玉进了后楼，就看到毕四姐冰冷着脸，转身回了自己的卧室。

毕四姐低着头，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他。

胡雪岩不悦地说：“什么事？怎么忘了，进门前要先报门！”

毕四姐“扑通”跪下，眼中垂泪，哽咽着说：“老爷！玉慧小姐一心向着老爷，请老爷日后千万要好好待她。”

她说着，连连磕头。

胡雪岩奇怪地看着她。

毕四姐又说：“玉慧她命苦……在遇老爷之前没享过一天福。还请老爷让梦瑾好生伺候她。”

胡雪岩明白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听你这话，是想离开这里，走之前又不放心，特来关照两句。是吧？”

“不！”这时，门外响起了玉慧焦急的声音和脚步声。紧接着，她跑了进来。

“师姐！”玉慧叫着，搀起了她，“师姐快不要乱讲了！老爷待我很好。”她的眼里急得流出了泪，扭头看着胡雪岩，说，“请老爷原谅她这炮筒子。她没有要离去的意思！”

胡雪岩看着毕四姐，面带冷笑。

毕四姐倔强地说：“不！我是要离开了。小姐，有梦瑾伺候你就够了！”

玉慧抖着她的胳膊：“师姐……”

毕四姐用力摇摇头：“你不要再说了！”

胡雪岩轻轻一笑，说：“想走当然可以！我这里只能容人，不能强留人。明天让账房支给你一百两银子！只要有玉慧在，就缺不了你的银子用。什么时候想回来，悉听尊便！”

胡雪岩说完，站起身大步走了出去。

客厅里，四个人正在玩儿牌，都不说话。



梦瑾的一溜牌，是清一色的筒字牌，只差么筒和牌。

她抓了一张，慢慢提到眼前——嗨！正是么筒。

她瞥了对面的胡宝玉一眼，把手中的么筒放进牌中，提出了五筒，微笑着看着下家丁日昌：“五筒！”

丁日昌摇摇头，伸手去抓牌——

“和啦！”胡宝玉兴奋地叫了一声，推开了眼前的牌。

丁日昌和唐廷枢都伸长了脖子看她的牌。

阿莲把梦瑾手边的大金元宝放在了胡宝玉面前。

梦瑾站起身，从箱子里取出另一个金元宝，也放在胡宝玉面前，说：“我是庄家，输双份儿！”

丁日昌和唐廷枢慌了。

唐廷枢看着丁日昌，问：“咱带的钱不够，让潘五到洋行取去吧？”

丁日昌把脖子一梗，说：“不！先欠着。这才一把牌，下把就该我和啦！”

胡宝玉笑嘻嘻说：“大人怎好欠着呢？干脆这样吧，金子我不要了。折成大人脑袋上的翎子，怎么样？”

丁日昌恼羞成怒，忽地站起来，手指着胡宝玉：“你……”

“大人！”唐廷枢忙叫了一声，拉住他的胳膊。

梦瑾吓得脸色煞白。

胡宝玉却坦然自若，依旧笑着，和丁日昌对视。

丁日昌咬牙切齿说：“我今天输了不假！可你的‘功夫’还是我传授的！”

胡宝玉的脸像被他猛地打了一掌，倏地通红，柳眉竖起，笑容变成怒容。她更难受的是心，如同本已受伤，又被撒了一把盐。她的眼前浮现出十四年前的一幕——

那时，她刚十二岁。响应太平天国的上海小刀会起义，在占领上海后，由于英法等国不但给了清军洋枪洋炮，还直接出了兵，几经浴血奋战，终于失败。她的父亲潘起亮被官府杀害。她被人贩子卖到一家妓院。第一个梳笼她的人，便是这个丁日昌。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，她已经三天没吃一口饭，身子像瘫了一样躺在床上。忽然，丁日昌闯进了屋，像一条饿了多日的恶狼猛扑上来……

“潘五！”丁日昌叫道。

“在！”潘五应道。

“备轿！接上这位宝玉姑娘，回她宝玉堂！”

“是！”

胡宝玉咬着牙，眼中射出冷森森的光。

丁日昌走到她跟前，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用胜利的口吻说：“请吧，宝玉先生！”

“慢！”门外传来胡雪岩的声音。



胡雪岩进屋了，没看丁日昌一眼，扬扬手中的一张纸：“阿宝！”

跟在他身后的阿宝应了声：“东家！”

“把英国公使馆代转的电报给丁大人看看。”

阿宝接过电报，跑到桌边放在桌上。

丁日昌忙拿起来看。

唐廷枢也凑了上来。

汇丰银行代转上海转运局胡雪岩。

英国公使馆代传电文所奏，已悉。定边之款，事关我边将士生死及战局胜负，欣慰筹妥，应火速办理转运。凡从中有功者，当论功行赏。若有滞碍者，亦当奏明，按律治罪。

钦此。

丁日昌和唐廷枢互相看了看，瞠目结舌。

胡雪岩高声说：“胡宝玉先生协助本委员，向汇丰银行借款成功。现谨遵朝廷旨意，为胡宝玉先生摆宴庆功！”

阿宝、谭则云响亮地应道：“是！东家。”

胡雪岩又说了声：“送丁大人、唐买办。”

“是。”谭则云又应了一声，看看丁日昌、唐廷枢，躬身说，“二位请。”

丁日昌、唐廷枢带着潘五悻悻地离去。

不长时间，谭则云、阿宝便从附近一家酒楼回到了钱庄，身后跟着两名手拎菜盒的酒楼伙计。

后楼客厅里，围着牌桌坐着的胡雪岩、胡宝玉、玉慧、梦瑾，说笑着打完了最后一把牌。还是胡宝玉赢，她推让着说啥也不肯收赢的钱。

胡雪岩只好说：“最后一把，就算胡先生让了！承情！来，摆宴。”

梦瑾和阿莲收起雀牌，酒楼伙计打开菜盒给上菜。

胡雪岩对玉慧说：“你师姐明天不是要走吗！让她也来，算是我一并给她饯行。”

玉慧赶忙出去，不一会儿还是独自回来了，耷拉着脑袋小声说：“老爷，师姐她……已经睡了。她……要我代她谢谢老爷盛情！”

胡雪岩的嘴一撇，轻轻吐出了四个字：“不识抬举！”

酒楼的伙计上完菜离去。

阿宝又点燃了两只大红蜡烛。

梦瑾给胡雪岩、玉慧、胡宝玉、谭则云、阿莲的酒杯都斟满了酒。

胡雪岩端起酒杯站起身，走向隔着玉慧就座的胡宝玉。



谭则云、玉慧、阿莲也赶忙站了起来。

胡宝玉不解地看着胡雪岩，也离了座位：“胡老板……”

胡雪岩说：“虽说我胡某只是个生意人，这次筹款却是为国之安危、民之生死！此番借款顺利，胡宝玉胡先生当取头功！来，先让我敬先生这第一盅，为左大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！”

胡宝玉说：“我不过一个风尘女子，才不管他什么左大人、右大人呢。至于洋人嘛，倒是与我有刻骨之仇恨！借他们的钱灭他们的气焰，我就干了。这头一杯酒……”

胡雪岩紧接着说：“非你莫属，非你莫属！请！”

“我……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胡宝玉笑着说，慢慢端起自己的酒杯。

二人四目相对，碰杯，啜饮着。

玉慧面无表情，看着胡宝玉，眸子里燃着妒火。

胡雪岩和胡宝玉都喝干了杯中的酒，互相抿嘴看着，把杯倒过来空了一下。

梦瑾给他二人的杯中又斟上酒。

胡雪岩刚要说话，玉慧抢先开了口，手里端着酒杯，脸上堆着笑：“我家老爷，为了国家所需，抵上全部家业，才有了这次借债成功。我们该为老爷的忠心赤胆干一盅，并祝左大人旗开得胜，也好使阜康钱庄创下的业绩永远留在胡家手中。”

谭则云等人随声附和道：“对，该敬老爷！”

胡雪岩看了玉慧一眼，接过她的酒杯，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叫了声：“梦瑾！”

梦瑾在一旁应道：“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胡雪岩看着她，一指自己和玉慧的座位之间，说：“拿来个凳子，加在这儿。”

“哎！”梦瑾应着，快走几步，从旁边搬过一个凳子，放在胡雪岩指定的位子上。

胡雪岩又说：“你别走啊，梦瑾！”

梦瑾站住，愣怔怔地看着他：“东家……”

胡雪岩说：“我是要你坐这儿，怎么还不明白！”

梦瑾和其他人都糊涂了。

胡雪岩笑着伸伸手，把她拉到凳子前，按着她坐下，自己也落了座，而后对众人说：“都请坐。”

其他人都坐下了。

胡雪岩把刚从玉慧手中接过的酒杯放在梦瑾桌前，端起自己的酒杯，看着梦瑾说：“这第二盅该敬你了。”

梦瑾大惊。

胡雪岩接着说：“你凭着一手好牌，让丁日昌无地自容！不也该记上一功吗？”

梦瑾站起身，连连摆着手：“这可使不得、使不得！”



胡雪岩笑着嗔道：“你坐嘛！”

玉慧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是啊！老爷叫你坐，你就坐嘛！今后，有你常帮着老爷做些事，我也清闲了。”

梦瑾刚向下坐的屁股倏地又抬了起来，急声说：“二太太快别折煞小人了！我愿意伺候太太！”

玉慧却站起身，拿起筷子给梦瑾挟菜。

梦瑾急得直抖双手。

胡雪岩的脸沉下来。

胡宝玉面带冷笑看着玉慧。

玉慧操起酒瓶子，向一个空杯倒满了酒，双手递给梦瑾。

梦瑾猛地后退一步，跪在了胡雪岩跟前：“老爷！请让我站着给倒酒上菜吧！”

胡雪岩的脸上已现出明显的怒色。

玉慧又从旁边的饭盒里盛了一碗饭，端了过来，走向桌子。

胡雪岩瞪着梦瑾，厉声说：“让你坐，你就坐！我看谁再敢多一句嘴！”

玉慧的手一抖，饭碗掉在地上。

碗碎了，饭撒了。

玉慧忙跪在地上，两手划拉着饭和碎碗片儿。

一块碗片儿刺破了玉慧的手，顿时鲜血淋漓。

谭则云和阿莲都过来帮忙，为玉慧包扎伤口。

玉慧的眼里潸然泪下，闭紧了嘴没发出哭声。

已经站起身的梦瑾怯生生地站着，不知所措。

胡宝玉盯着玉慧手指上的血，皱起了眉，扭头看看胡雪岩。

“不成器的东西！”胡雪岩骂了一声，又叫道，“阿宝！”

阿宝应了声：“在！”

胡雪岩说：“备车！”

阿宝苦着脸叫了声：“东家！”

胡雪岩的脸色更阴沉了，声音更大：“备车！”

“是。”阿宝只好转身走了出去。

胡雪岩站起身，冲胡宝玉勉强地一笑，说：“让胡先生见笑了。请！我送你。”

胡宝玉迟疑了一下，还是站了起来。

胡雪岩的目光射向梦瑾，一指旁边茶几上的小红木箱：“给胡先生拿到车上去。”

“是。”梦瑾应着，走过去捧起小木箱。

胡宝玉的脸也“阴”了，盯着胡雪岩，说：“那不过是为了耍弄丁日昌，做做样子的。你怎么当起真来！我不要。”

胡雪岩扬了扬眉，笑道：“若是丁日昌或唐廷枢赢了，会不要吗？俗话说：